

# 母親，有熱氣和燈光的生活

►日本資深女演員樹木希林  
(Kirin Kiki) 上月因病離世

寫這篇文章，或許是為了樹木希林。《小偷家族》在中國公映後，再次為是枝裕和帶來了聲譽。但這部電影的情節，進展到了祖母安然去世一幕，卻令我唏噓，有隱隱不安之感。而樹木希林似乎如在識語中，在上月因沉疴辭世。



## 據几曾看

作者：葛亮，小說家，學者。

著有《北鸞》《朱雀》《七聲》《戲年》《謎鴉》《浣熊》等。

在我看來，樹木希林是那種天生的好演員。意義在於，她所演的影片，似乎總在詮釋她現實生活中的一部分，而不是反之。那麼生活則成為她最大的舞台。《步履不停》、《比海更深》、《海街日記》、《我的母親手記》，細數下來，人們總是看到在主人公跌宕的人生背後，有一個平靜而日常的母親。她總是絮絮地說着話，這些話也許無關緊要，但卻無一字不讓我們似曾相聞。她不算溫柔，甚至時而刻薄，但無處不在地成為我們安然落定的床榻。

### 表現多元層次和解

因此，分享《東京塔》這本書，可能出於將我欣賞的人集合在一起的私念。它的作者，是Lily Franky，本名中川雅也。沒錯，正是《小偷家族》中父親的扮演者，一個荒唐潦倒而真實的角色。在成為是枝裕和的御用演員之前，他的身份是職業漫畫家以及作家。而這本書，正是他的自傳。同樣恰如其分，在《東京塔》中飾演他的，是「日本第一型男」小田切讓，不羈的個性、介於兩性間的魅惑與介於男人與男孩之間的不肯定，讓人物塑造有了奇妙的說服力。而母親的角色，再一次由樹木希林演繹。

這本小說的副題，叫做「老媽和我，有時還有老爸」。會讓人自然有某種弗洛伊德式的不倫聯想，關於戀母與弑父的凜冽互斥。但事實上，這本書的主題，是關於和解，且層次多元。首先，我說過樹木希林的作品，似乎都在詮釋她的生活。似某種宿命，這一部沒有例外。書中的母親，早期和父親分居，但並沒有離婚。任由父親信馬由韁，浪蕩於塵世間，偶爾酒醉回家，便對家人施以拳腳。母親帶着兒子，是那個顛沛流離打拚半生的角色。但在母親罹患淋巴瘤，被兒子接到東京，生命的最後，父親如歸帆浪子回到了她的身邊。三口之家以這種方式團聚，順乎於自然，水到渠成。沒有任何人唏噓或質疑，也沒有人想去探究這二十多年來的過往與辛酸。而在現實生活中，年輕時特立獨行的樹木希林，同樣愛上了搖滾浪子內田裕也，五個月後，穿着牛仔褲閃婚下嫁。婚後卻因為後者家暴，分居生活四十三年。樹木希林發現自己罹癌後，與丈夫和好，終於重新走在一起，終走向人生盡頭。

這部小說成書於2002年，影片完成於2007年，對樹木希林而言，是對人生複寫兼預言式的演繹。然而，因為筆下兒子這個角色的存在，無疑為這本書增加了豐富得多的維度。

主人公雅也出生在福岡縣的小倉，附近的八幡是新日本製鐵公司下屬的大型煉鋼廠，曾標誌着日本戰後的工業騰飛。書中一筆，母親對雅也說，二戰時美國落在長崎的原子彈，原計劃攻擊的對象是小倉，但因為小倉天氣不好而作罷。若干年後，煉鋼廠已經



被拆除，原地建起一座主題公園，裏面展覽了美國的航天火箭。在這吊詭的時代場景裏，雅也們艱辛而熱鬧地成長。他們目睹了繁豐的礦山關閉，和國手長島茂雄退役；他們的第一張唱片是布吉烏吉樂隊的《約克港，橫濱，橫須賀》；他們偷區議員的選舉海報廣告牌做棒棒。雅也在約翰列儂（港譯：約翰連儂）被槍殺那年，考上了東京的大學；而又因為姥姥忽然過世，錯過了滾石樂隊第一次來東京的演出。他的個人命運帶有着某種演示性，與時代的變遷軌跡交疊合一。

### 命運交疊時代變遷

他選擇去東京，只是因為父親的一句話。中學畢業，他的父親帶他走進一間酒吧，邂逅了變性的酒保。「這個世界上有各種各樣的人，有不同國家的人，他們都有不同的想法。去東京吧，去東京就能看到更多的人，去看看吧。」這個在他生命中長期缺席的父親，卻總不經意地在他重要的生命節點出現。世俗的角度來說，他實在不是個稱職的父親。幼稚、酗酒不負責任。與母親分居近三十年，只是「發揮了最底線的作用」。然而，公允而言，父親並非是個太糟糕的角色，他有着本能的良善，近乎卑微而笨拙地取悅兒子。他抽着Mr.Slim的香煙，給兒子用木頭和野蠶絲做戰艦。他一邊混社會，做着並不名譽的「建築師」工作，一邊關心雅也的美術考試，在相熟的土耳其店裏輔導兒子兼作性啓蒙。

事實上，對雅也來說，有關東京或許本身就是個辯證的選擇。我很喜歡書中的一個段落，是從作家的視角對這座城市的回首前塵：

到了春天，路上會有很多吸塵機來回，不斷吸進塵土。東京就像這樣的吸塵機，從日本的每個角落聚集了很多年輕人。

黑暗中細長的水管，是通向理想與未來的隧道。一面顛簸，一面雀躍，最後期待戰勝了不安。我們的心被無來由的一種可能性吸引住了，認為只要到達那裏就可以變成一個嶄新的自己。

可是穿過隧道之後，展現在前面的竟然是一個垃圾場。

雅也的大學生活，不算鮮亮，墮落地混了四年到留級。或許可成為這城市藏污納垢的明證。勉強畢業，和自己的莫西乾朋友拖欠房租，為躲避高利貸東躲西藏。「在自由氾濫的地方，其實根本沒有真正的自由，只有貌似自由的夢想。」當得知母親患癌，他方明白母子二人生命相互着陸的意義。母親來到東京，作為自己最後日子的歸宿。她帶來的不是病痛和陰霾，而是十五年前母子相依為命的復刻。是大醬湯與米糠醃菜的香味，熱的洗澡水，疊放好的衣物與整理過的房間。「有熱氣和燈光的生活」中，雅也似乎也在不可思

議的暗沉中醒來。母子間形成了某種默契，「感覺像是把那些曾經淡忘的、遺憾的事情，一件一件地彌補過來。」母親帶來的，也有來自鄉野的純樸的處事觀，她感受着都市人際的清冷。雅也的助手婉拒了她端來熱騰騰的飯菜，為她帶來了些微傷害。這或許便是騰尼斯所指的「禮俗社會」與「法理社會」，在所謂人類的文明進步之餘所帶來的反差，以見微知著的形式生動描摹。

東京一年，母親的疾病並無惡化。一切似乎「運轉良好」，她也逐步融入了都市的生活，甚至獲得似是而非的愛情和友誼。然而命運並未太過善意，母親身上的癌細胞終於復發並擴散。在住院之前，她交代了很多事，唯獨沒有她自己。母親最後說的，是有關自己的葬禮。「媽媽一到東京就加入了互助會，從文件上看，是選了費用最低的葬禮，每月三千元，已經存了幾十個月之久。」她對兒子說：「完全不用麻煩你，一直在那裏掛着名呢。你跟他們聯繫就可以了。」

這是她走向生命盡頭的時候，最後的自尊。

在母親做化療的過程中，父親終於出現。仍然和母親用家常語氣，談着家常的話題，比如「用再生素後，頭髮長出來了呢」。電影的版本，面對着分居太久的丈夫，樹木希林不着一辭。但是，她臉上的神情的微妙變化，卻驚心動魄。在被病痛折磨得憔悴的臉上，薄施粉黛，甚而繫上了顏色明艷的絲巾。始終是陌生而客氣的口脛，微笑地面對這個似在生命中可有可無的男人。距離與矜持，是這個苦難的老年女子，可以理解的體面。然而，看到她病情穩定，父親當晚決定要離去回鄉時，母親竟忽然病危，出現了彌留反應。父親折返，守了一夜，看她慢慢甦醒，微笑地抱歉。醫生這時對雅也說，你的媽媽，是要留住你父親啊。

母親去世後，給雅也留下了一隻盒子。「請在媽媽死後打開。」裏面是有關兒子半生的紀念，巨細靡遺。一隻紙袋裏是一截乾枯的臍帶，兩份保單給雅也和她未來的兒媳。此時，她不知兒子已經與女友分手。

這個母親，終日勞作，窮盡一生，只為兒子留下了一缸用來醃菜的米糠和一個小丑面具。在一個陽光明媚的春日，他的兒子按照約定，將她的牌位帶上了東京塔。乘着老化的電梯，凝望這座塔所度量的時代。一層又一層，也是母親的年輪。到達頂端，看着經歷的所有。那麼近，那麼遠。

(文中小題為編者加)



▲Lily Franky 著、李穎秋譯《東京塔：老媽和我，有時還有老爸》簡體中文版（中信出版社，2018年8月）



▲是枝裕和執導《步履不停》（2008年）電影海報



▲Lily Franky在電影《小偷家族》中飾演父親親田治



▲電影《東京塔》男主角雅也（左），由小田切讓飾演

▼東京鐵塔自1958年竣工以來，一直是東京的地標建築物  
網絡圖片



掃描QR Code  
上大公網瀏覽  
更多讀書資訊

